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

第十回 雅觀樓初請畫觀音 陳一娘復歸舊夫婿

話講雅觀樓等得尤進縫來，尤見他面有憂色，一時不解。因問：「兄弟今日為何不樂？想是宿酒未消，害酒不成？」雅觀樓道：「我正要同你談談。」遂將早起一娘事說了一遍。尤進縫道：「婦人家除此事，喜的是衣裳首飾，你辦件他心愛的東西與他，包你無事。他見你有兩個小的貼身，面孔衣服略為乾淨，他便疑到邪路去。不合叫他兩個小的坐下吃酒，我後來聽得，他同舍妹晚間步月，進假山石洞，雅觀樓看月到二鼓，家中媽媽送他回去。」雅觀樓方知為此動氣。說：「為今之計如何辦法？」尤進縫說：「你把好珍珠換幾粒與他，再用巧言粉飾其事。不妨將此事都推在我與費身上，你們和好，再請我們吃酒。如今依我辦法，我與費太太商議，今晚悄悄到他家，輕輕推門進去，讓他開門不及，你大踏步進房。這進房的關目，是出獨腳戲，你一人唱。」雅觀樓如法，晚間進了費宅，恰一娘獨坐房中，便直走進房內，陪著笑臉說：「我換了幾顆大圓珠子，與你穿枝花戴。待菊花開時，我家鳳姐約你玩一天。」一娘說：「我便去，要甚麼眼睛珠子，留與你兩個標臉，釘釘小帽，到不更好看些。我這樣人消受不起。」說著，雅觀樓將此件遞與一娘手中，他也來接。一見，不由得臉色便轉了，說道：「也還合用。我留著嵌副耳環，少一對大些的做墜腳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明日就辦了來。」一娘趕口就說：「你明日倒進了洞，拿鉤子也搭不出你來，還代我辦哩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此事冤枉難明。昨日費、尤兩位，他們叫十番兩個唱旦的，進來陪酒，後來酒吃深了，他抵死叫我家兩個小的，坐下吃碗飯。他們兩個小牙子，站著伺候兩個時辰，是一時權便之處。況又在套房深處，並無外客。不料被你同我家鳳姐，看月出來窺見，你就亂疑，我觀保最不喜此一道。兩個小廝，不過跟著出門，應酬到還伶俐，豈有別故。你如不信，發誓你聽。」一娘說：「牙疼咒須要明日，待我打發弔了。」允定明日打發，嗣後照舊，一夜不問，一娘方與雅觀樓共宿。過了一宵，次日並不打發兩個小廝。午後又到同興園會福官，將一娘閉門不納，說與福官。福官道：「他是初鬧，將來把全套做出，不怕你不請他出去過，要卷筆大銀子，才肯住手。有幾句閒言，你試記著，日後句句總是要應。一哭二餓三睡覺，四剪頭髮五上吊。到上吊時，看你怎麼了事。」說著，雅觀樓臉便嚇白。福官道：「你不用怕，早為斟酌。」又說道：「一娘與我，對天發過誓的。」福官道：「這是弄人的套子，你不曉得，不知我們正經。」自此，雅觀樓懷了鬼胎在肚。不覺重陽將近，菊花初放，鳳姐接一娘賞菊，二次遊園，仍進假山石洞內，與鳳姐游曲折套房。走到深處，另有暗門半掩。一娘欲進去，被鳳姐拉住說：「姐姐不用進去，這是你家妹夫，兩個小跟班在內做房，我從不到此。」一娘眼快，早窺見兩個在內，折疊衣裳，便不進去。回頭上雅觀樓眺望，他心中有了主見。當晚回家，雅觀樓來過宿，也不與他說閒話。推道：「今日體倦」，讓他混鬧半夜。去後想起一件的心事，央人把他當日的王媽媽約來，著他帶信與陳一子。這陳一得了一娘身價，在南京秦淮尋了一所房子，開了大門頭。今番王媽著人專信叫他來拐，錢事有活動處。陳家星夜趕來，住王媽家中。一娘得了信，早起在房也不梳洗，也不飲食，倒在牀上，陰陰的哭。費大娘不知何故，問他不說，勸他不住。再問他，他起來拿把剪刀要剪頭髮。費大娘連忙搶下，即著人悄悄尋錢大爺來。雅觀樓得信，又不敢到。費、尤二人在坐知情，說：「此事須要你去調停，必有開罪之處。」雅觀樓說：「就是菊花一看，看出這場事來，叫我有甚法。我如今心已灰了，這樣吵，還有甚好處，分明是冤家對頭到了。相宜拜托二位，把他男的喊來，叫他帶去罷了。」尤進縫說：「你太看得容易。他來得還去不得，他家男人並不在揚州。我聞得他在南京開了門頭，此事非經官不可。」雅觀樓說：「要托二位想法，把我眼前釘拔掉，并用幾兩銀子。」費、尤二人道：「你到底要去解釋，這人平時並不見有不妥貼處。」雅觀樓有福官之言在肚，死也不去。尤進縫說：「你不去，恐老這樣弄出件事情。今日費兄家，要夜間防備些，明日再作區處。」果一娘到晚間，見雅觀樓不來，他便起來梳洗，敷粉塗朱，穿起衣裳，坐於房內。費大娘即送粥與他吃，他便吃了一兩碗，並不同人說話。獨坐房中，如有心事之狀。費大娘也不好問他，專等雅觀樓來交代他。及費人才家來，方知不到。把日間尤進縫夜間防備的話，說與費大娘。都來勸他睡覺，他便歎口氣，將門拴起。費大娘不睡，在兒子房中聽他動靜。只聽得箱櫃響聲，不知何故。少頃，聽得開房門聲，陰陰哭出。在板縫裡偷瞧，是夜月光正滿，堂屋大榻未上。見一娘穿一身新鮮衣服，釵環首飾，妝束得齊整，如出門模樣。仍將自己房門閉住，即取小杌一張，雙腳站上，腰間解下大紅顧繡洋縐長腰巾，做成一圈，掛於門簾釘上，欲去投繯。費大娘知其不妙，忙開門出來，雙手把一娘抱住。說：「姑娘做甚呆事。」一娘說：「親娘，我不害你，讓你女兒超生去罷。」費大娘說：「你遇見邪了。」這裡，費人才拿苕帚來，在他身上打了幾下。費大娘即將一娘拉到房中，叫小廝燒開水。又叫人到錢家，悄悄把信與雅觀樓。此時還在套房與玉郎、桂郎混。聞得信，便請尤進縫議事。尤得信，便連夜來會雅觀樓。說：「事已至此，非經官不得了事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我要避避才好。」尤說：「不用避，我請畢如刀來，他專代人辦官事，且一枝好筆，無詞不准，無理亦贏。此人請他來一議，包管六爻安靜，不過用筆銀子。」雅觀樓情願用銀，催著請畢如刀辦事。尤進縫又到費家開說，要他婆媳看著一娘，約費人才次早會畢如刀。畢知是筆財氣，大有生色，就捏了費、尤一把。說：「你我一人。」畢如刀同到了錢門，雅觀樓見了，就下他一禮。連忙拉住說：「小事，包我身上。先做個底子，你看何如？」即坐下，取張紙寫個底稿，與雅觀樓看過。說：「此事叫做宰悶豬，我這東西進去，即刻內單出來，驅人出門。但一件事，要破費你千金。一切事，有令舅我小弟，幫辦效勞。非明即後，人便出門。」雅觀樓聽說大喜，說：「拜托，事後重重有謝。」畢如刀到縣前，會值日頭翁一談，將內外事說定。三日內將人逐出，著娘家領回。果然說：「熟事易辦。」次日即有差人，率同眾伙計多人，喊了引居，打一乘小轎，將一娘抬到官媒家，著他家來領人。陳一子知他用了手腳，不寫領子，聲音上府喊狀，告他謀買人妻。又有原差，來會畢如刀，叫他問錢某，早為想法。有畢如刀同費、尤於中說合，房內東西，盡他發去，外銀三百兩，名曰遮羞錢，方才陳一子認為胞兄，寫了領狀帶回。此事才息。陳一子又將一娘二次入南京河房，倚門賣笑。雅觀樓才把心裡塊石頭放下，旋備酒酬客，畢另有潤筆之資。從此又添一個訟師朋友。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家有訟師多訟事，鼠牙雀角日來爭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